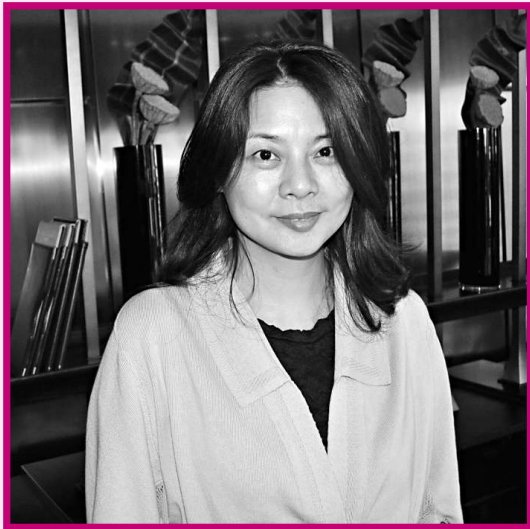


設計注重清爽與內涵

磯崎新活化中環鬧中取靜



▲磯崎新希望活化後的中環綠洲有純淨的質感
本報攝



▲「磯崎新+胡倩工作室」首席代表胡倩，用「樹」作比喻解釋結構對建築的關鍵意義
本報攝

【本報訊】記者李夢報道：法國人特意造了個單詞「Nouveauriche」，來形容「渾身名牌且戴著金鍊子的」暴發戶，語氣中滿是那揶揄嘲弄。而在日本建築師磯崎新（Isozaki Arata）那裡，建築和人一樣，「有品味的或優雅的那些，不需要在表面上做很多文章」。

也因此，磯崎新和他的團隊為活化中環綠洲所做的設計，追求的不是繁複花哨的外表，而是清爽，是有內涵，是盡可能的純淨。

「中環街市附近已經好繁忙，有好多不同的建築物。」他說，「再做一些很花哨的東西，不會錦上添花。」

於是，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分上、下兩個部分。既有的包浩斯式主建築體恢復原樣；上部加建的漂浮若綠洲狀的結構，主要用材是玻璃。

玻璃材質的房子，純淨通透，符合中環綠洲為市民提供休閒遊樂場所的活化思路，是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。只是這紅，是鬧中取靜的，「不願與其他建築爭奇鬥艷」。

不爭鬥，不願建成亮眼地標，因為這裡是香港中環，「周圍已經有太多地標式建築」。這裡缺的不是高，不是搶眼，而是「遺世獨立」的一處安靜和溫存。磯崎新說，他理想中的中環綠洲，絕沒有一副凜然不可侵的架勢，也「不會對周邊環境產生壓力」。

借助電腦大膽創新

磯崎新擅長以二十一世紀的技術，演繹上世紀建築的形態。他說本世紀電腦技術的發展對建築的貢獻，主要在結構的計算上。「如果當時有了電腦，高迪（西班牙建築師）的很多作品如 Guell Colonia，其實是可以建成的」。

如今，大可不必有這種遺憾了。磯崎新和他的團隊花了五年時間與結構工程師合作，研究流體結構，研究房頂與立柱怎樣結合可以使受力最均勻且用料最少。磯崎新為地處中東的國家卡塔爾設計的

Convention Center 和「教育城」都用了曲面，而且是「結構給你的最完善的曲面」。

「就好比自然界中的一棵樹，長到某個時候，枝幹如果不往某個方向拐一拐，就會倒下來。」磯崎新團隊的建築師胡倩解釋結構對於建築的重要性時，用了這樣一個比喻。

所以磯崎新為卡塔爾設計的圖書館，高一百二十米，卻可以有一個六十米的「懸挑」。這樣的膽和創新所仰仗的，正是電腦計算結構的精度。「到了二十一世紀，我們希望有不同於二十世紀的新氣象出現。」磯崎新說，「所以當前建築的結構，也應該用二十一世紀的方式。」

為這次中環綠洲的活化項目，磯崎新第三次來到香港。前兩次分別是五十年前和三十年前。

半個世紀前那次訪港，他見到海濱泊著的漁民之船，見到山上簡陋的木結構的房子「堆在一起」。他路經中環街市，見到路兩旁夜市的熱鬧，也記得夜市上自己常光顧的一家拉麵攤檔。

二十年後再來，磯崎新的身份變成了評審，負責為山頂某個住宅單位的設計比賽揀選優秀的方案。當時有五百個方案投標，初選後有三十個方案入圍。磯崎新對這些入圍的方案都不滿意，就從淘汰的方案中翻找，一找，便發現了扎哈·哈迪的作品。

「當時有人打電話給扎哈·哈迪通知她中標，她自己都不相信，以為自己早早落選了呢。」磯崎新笑道。

也正是這次成功的競標之後，扎哈·哈迪在業界迅速展露頭角。

上面兩次到訪，讓磯崎新對香港這城市有了特別的印象。「可以說，這半個世紀以來的香港，是世界上變化最快的城市。」

半個世紀三次來港

交談中，他不住誇香港的城市整體形象，說這形象不單靠車棟地標式建築支撐，而是靠建築與建築



▲磯崎新覺得，香港是過去半個世紀內世界上變化最大的城市
本報攝

之間的關聯以及因此形成的某種氛圍。「香港人可以用自己的智慧，在這麼難的地勢條件下布局城市，並在這樣的立體狀態下生活。」這在磯崎新看來，是香港有別於其他任何城市的地方，是它的獨特。

的確，地形地勢是香港建築師必須考慮的問題，另外，還有日益增長的人口和日益密集的市區。不過，在磯崎新看來，這是好事，因為「建築要有人用，才有生命力」。

磯崎新八十多歲了，幾近全白的頭髮在腦後束成一股辮子。他講話慢悠悠的，思路卻極清晰，用語也直白。他十年前曾當着一衆上海媒體的面，批評上海的建築沒有美感。在那裡，每個建築設計時，都希望自己成為地標，「人人都想戴一頂帽子，但戴得不巧」。不比香港，「每棟建築看上去都是很平淡的，但組合在一起卻有一種特色」。

「將來，地標式的建築不會再有很大的需求了，最多百分之一。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建築要考慮的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，是內涵。」磯崎新說。

俞振飛經典再現本港舞台

【本報訊】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「中國戲曲節」，月杪推出京崑劇場演出，由崑曲大師俞振飛的弟子演繹俞門名劇。

崑曲界早年有「清工」與「戲工」之分。前者為不作表演之純「唱家」，後者乃登台演出之演員，二者的追求各有偏重。俞振飛家學淵源（其父俞粟廬乃清工巨匠），他活躍舞台七十載，表演形、神均臻化境，堪稱融「清工」與「戲工」為一體、承先啓後之一代藝術宗師。

今年正值俞振飛誕生一百一十周年，又是崑曲表演藝術家蔡正仁、鄧宛霞舞台合作三十周年，兩位俞門弟子將攜手重演師傳經典作品，其他參與演出的演員有陸永昌、周雪峰、趙文英、孫敬華、婁雲嘯、譚笑等。

本次京崑劇場「俞門風采」於六月二十六日演折子戲《小放牛》、《連環記之問探》、《奇雙會之寫狀、三拉團圓》；六月二十七日演折子戲《打花鼓》、《牧羊記之望鄉》、《牡丹亭之寫真、拾畫叫書、幽蟻、婚走》。兩場節目均於晚上七時三十分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，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，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，或瀏覽網頁 www.cof.gov.hk/2012/chi/prog04.php。



►崑劇表演藝術家蔡正仁參與「俞門風采」的演出



◀鄧宛霞演《牡丹亭》的杜麗娘

小公園

責任編輯：傅紅芬

假酒真厲害

事事關心

雖然對內地的假酒氾濫時有所聞，但因生活在香港，直到近日才頭一次領教假酒的厲害。那天有企業在深圳舉辦活動，晚宴設在羅湖區的一家五星級飯店，我應邀到場助興。酒店的裝修相當氣派，晚宴的菜餚也非常豐盛，唯獨酒杯中的紅葡萄酒出乎我的意料。拿起杯來，聞不到應有的酒香；輕輕一晃，見不到一絲掛杯；喝上一小口，味道無法形容。我讓服務員把酒瓶拿過來，仔細審視一番，標籤上竟然寫著產自法國波爾多。雖然我不是品酒專家，但畢竟也喝了這麼多年，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，眼前這杯不是正宗的法國葡萄酒。

轉頭一想，正正經經的公司在五星級大酒店開宴會，怎麼也不可能用假酒宴客。我估計是餐廳被假酒攻陷了。最近的新聞報道說，中國去年消費葡萄酒超過一億五千萬箱，在全球飲用葡萄酒最多的國家中排列第五，而且是進口法國波爾多葡萄酒最多的國家。但同時也有報道說，中國仿冒的拉菲葡萄酒已經超過了廠家年產量的幾倍，顯然市場上見到的大部分是「山寨拉菲」，與隨處可見的山寨手機大同小異。由此判斷，即使是在五星級酒店內，也難免喝到仿冒的法國葡萄酒，因為經營假酒利潤奇高，能堅守道德底線，見利而不貪的人如今實在不多。

領教了「山寨波爾多」的厲害，我擔心自己會被「技術擊倒」。於是在同桌的人起身去主桌敬酒時，我順便提前告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暗自慶幸，若非當機立斷，很可能今晚就要撂倒在深圳了。

生命特寫

上一代在貧窮苦難中，能產生偉大的人生理想；富足繁華時，卻自私卸責，埋沒良心。今天人人都在追求舒適生活，但意義在哪裡？這種人性的墮落，豈止台灣而已。

雅俗坊

二遊米蘭，卻又一次和《最後的晚餐》失之交臂，只能暗自沮喪。

不治之症

阿濃

南牆集

疾病中有導致死亡的不治之症，也有不會導致死亡的不治之症，包括種種慢性疾病。這類慢性疾病並不罕見，有些更是具普遍性的一大群。如果不是自己負擔醫藥費用，也造成公費醫療的巨大支出。例如糖尿病、乙型肝炎、腎功能退化、濕濕性關節炎、地中海貧血、紅斑狼瘡、牛皮癬、哮喘、眼底黃斑、青光眼、骨質疏鬆、老人痴呆、帕金森症、羊癇等等。

由於是慢性病，病人隨時要與他共存數十年，有的天天要服藥、搽藥，要定期檢驗身體狀況，要忍受疾病帶來的不適和藥物的副作用。

我認識的朋友之中，竟有不幸染上四至五種此類疾病的，於是服食多種藥物，要經常覆診，跟疾病打交道成為生活中第一要事。疾病更帶給家人困擾，佔用他們很多時間，改變正常生活習慣來將就他們。有孝順的女兒竟因此終身不嫁。

我很佩服這類多種慢性病的患者，我如患上一種已經會大大影響情緒，何況多種！或許他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，起初總會煩躁不耐，容易發脾氣。日子有功，人被病降服，無奈與之共存。人生多不幸，既被偏偏選中，惟有學習如何在惡疾纏繞中仍能快快樂樂過日子。難，但別無選擇。

怎麼樣的夢

葉特生

台灣一位心理學教授著書提到：年輕人應該追求四個大夢。第一是尋求活著的價值；第二是尋找良師益友，給予自己鼓勵；第三是尋求一份委身的事業；第四是尋求愛。

今日的年輕人不是無夢，但都離不開物質和金錢，所謂「良師益友」和「愛人」也跟金錢掛上。這是從前和今日最大不同之處，不在於無夢，在於怎麼樣的夢。

從前青年人為改良社會，為革命，為國為民，都是形而上，而且不為自己。為了一個抽象的理想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。

年人不是從前的人太笨了？如今青年人是等實際，單單為自己，不必有長遠偉大的理想。

台灣社會最近發生了幾件事：一名大學退學生酒醉駕名車，撞死在路邊等紅綠燈的婦人，連頭都斷掉，婦人的先生則因傷心過度，三天後猝死，他們的八歲女兒頓時成了孤兒。

這位網友稱為「葉少爺」的年輕人出事後躲起來，由母親出面為兒子喊冤，說他因被學校退學，無聊才去玩，不是壞人。

另一位二十四歲洪姓青年駕車撞傷老翁，幾分鐘後他竟回頭再度疾駛而過，輾斃老翁，甚至差一點撞倒正在旁邊施救的路人。他的家人說：他因工作壓力太大才喝酒，不是故意。

沒工作的人酒駕，有工作的人壓力大，也酒駕。闖了禍就推給家人善後。此外更有一班中學生的街頭流浪漢漢，青年人沒想過幫助弱勢人士，反而去欺壓。

上一代在貧窮苦難中，能產生偉大的人生理想；富足繁華時，卻自私卸責，埋沒良心。今天人人都在追求舒適生活，但意義在哪裡？這種人性的墮落，豈止台灣而已。

米蘭和《最後的晚餐》

姍而

歐洲每座大城市都有她的文化光輝，有值得一說或令其身價不菲的文藝復興時代作品。米蘭最叫人動心的是她擁有達文西的《最後的晚餐》。

幾年前路過米蘭，遇上滂沱大雨，米蘭大教堂在閉堂修葺。遊客們都躲到了旁邊的維托利埃拱蓋，那是一座建築奇絕，玻璃的地板都甚有流連價值。那兒名店家家，家家興旺。Cecchi 咖啡店，那天我們都釘在咖啡店裏，半天沒有空位。這回踏踏實實坐下來喝了一杯咖啡，兼看進出店的人們。

到米蘭一定要看「一三八六年開始興建，費時五百年建成的米蘭大教堂。其規模據稱僅次於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。其指向青天的馬的一百三十五個尖塔，體現著典型的哥德建築風格；外牆上兩千多個聖人雕像，證明著當時精湛的石工。那天教堂正面吊著梵蒂岡教皇本篤十六世的巨幅畫像，後來從電視上知道他的十六世訪問米蘭。

《最後的晚餐》保存在感恩聖母教堂，那是座規模較小的手藝，卻被護下。往想一窺達文西的手筆，卻被護下一盆冷水。原來參觀得提前打電話預約。我們想作可憐狀求工作人員網開一面，人本來也不多嘛。但管事女人一臉冰冷，讓我們卻步。再一看他遠遠而去，我們也就不開口了。

第二天要離開。我們二遊米蘭，卻又一次和《最後的晚餐》失之交臂，只能暗自沮喪。

紐約抒懷

有一次我跟台灣的詩人一同去珠海出席現代詩討論會。寫詩的人總被認為最無紀律，出發之前《創世紀》詩刊主編張默召集大家聚會，交代清楚集合地點時間等等問題。那天郭珠陪我前往。會場上，台上說，台下也說。我也不停地跟前後左右說東說西。郭珠卻一聲不響地在小本子上寫個不停。我想，她和大家都不認識，可能文思勃發，在寫她的「貝殼私語」。

郭珠的才學文思在朋友圈中，有口皆碑。她有時會把所思所想寫出，分寄給我們。我每篇都愛，把他們稱為「貝殼私語」。

緊閉著的貝殼，私下訴說的當然是粒粒珍珠。妙語如珠啊。

開完會，我們兩個去喝咖啡。我急著要看她寫了什麼。她把小本子攤開，推到我面前。原來上面記的都是關於集合的問題，包括需要攜帶的證件。她說：「我不記下來，你到那裡去和他們集合啊？我看你們一定有人出問題。」

不只是寫詩的人，大家聊天時都是說到別人說話時神采飛揚，等等這種各說各話，奇怪的是也能交流，而且是深度交流。楚梵和我就是這樣。在一首懷念他的詩中，我寫道：即使我們在交流中不交流／我們其實確實交流／你撿拾起我那些留白／我解開你纏結心事。

紐約抒懷

型，要麼難看有多難看。那些越看越暴露，紅地毯上不願離開，要工作人員來勸退的，是其三；為了出風頭，互相謾罵攻擊，丟人現眼，這其四。要數的話，還有很多。

為什麼不能像秦海璐那樣，淡定從容做好自己，以氣質和本色取勝？

飛蓬集

在香港住酒店，每天免費送一瓶礦泉水，以供飲用。居民在家飲水沖茶要燒開水，自要付水費。在廣州，有的社區已接通直飲水管道，但須另外付費，喝茶也要燒開水，脫酸更要安裝新器具；北方自來水含鹼高，去鹼需自己安裝淨水機，有的還裝了軟水機，這些進口機一動動幾千上萬，而且家家鑿牆破洞，好不麻煩，總體成本很高。

許多城鎮居民到城外尋找乾淨的水源：凡名山大川、特別是流淌名泉的山中，常見絡繹不絕的水客，騎著自行車、蹬著三輪車，甚至開著汽車，帶著大小不等、五顏六色的塑料桶，去接飲用水。北京甚至有居民天未亮就帶桶出門，乘坐公交車，輾轉至玉泉山、香山取水，既鍛煉身體，又取回淨水，燒飯烹茶，樂在其中，以至有人因此上癮，無山泉不煮飯、不沖茶，儼然山半仙。

國人燒開水喝也算科學飲水觀：全國地表水輕度污染；環境污染事件，水質出問題佔到一半；二百個城市地下水監測點，水質較差到極差的佔百分之五十五；珠江口水質屬於極差……內地供水處理主要靠過濾消毒，很難根除有害物質。為解決水污染之憂，飲用水新國標今年七月一日強制推行，今後分離膜處理工藝成為主流，群眾就擔心，自來水廠會把成本轉嫁消費者，如廣東水價最近提高五成。

民以食為天，食以水為先，處處要花錢。

她叫秦海璐

很欣賞內地一位女演員，她叫秦海璐。最先看她，是在《榴槤飄飄》那部香港電影。講的是一名東北少女來香港賣淫的故事。我還記得那些鏡頭，少女們在旺角茶餐廳吃飯，趕著下一班的買賣。馬伏有味道。妮妮道來的一次，買像日本的小津安二郎，沒有花招，沒有撒狗皮，但是叫人印象深刻。這部片的女主角就是秦海璐。那是她的成名作。我還記得，當秦海璐賺夠了錢，我到東北家鄉，開了一家時裝店，過起平常日子來，銀幕下的我，大大地鬆了一口氣。秦海璐為那女孩慶幸也高興。秦海璐平實而精湛的演技打動了我。

提起秦海璐，是因為她在《桃姐》裡扮演一名安老院的護士。她真是演什麼像什麼，還有一個好處，就是耐看，是那種越看越好看的明星。

去康城影展，為搶風頭打扮得不倫不類是其一；像一隻中式大花瓶，又弄個日本公仔髮型，要麼難看有多難看。那些越看越暴露，紅地毯上不願離開，要工作人員來勸退的，是其三；為了出風頭，互相謾罵攻擊，丟人現眼，這其四。要數的話，還有很多。

為什麼不能像秦海璐那樣，淡定從容做好自己，以氣質和本色取勝？

少塵

在香港住酒店，每天免費送一瓶礦泉水，以供飲用。居民在家飲水沖茶要燒開水，自要付水費。在廣州，有的社區已接通直飲水管道，但須另外付費，喝茶也要燒開水，脫酸更要安裝新器具；北方自來水含鹼高，去鹼需自己安裝淨水機，有的還裝了軟水機，這些進口機一動動幾千上萬，而且家家鑿牆破洞，好不麻煩，總體成本很高。

許多城鎮居民到城外尋找乾淨的水源：凡名山大川、特別是流淌名泉的山中，常見絡繹不絕的水客，騎著自行車、蹬著三輪車，甚至開著汽車，帶著大小不等、五顏六色的塑料桶，去接飲用水。北京甚至有居民天未亮就帶桶出門，乘坐公交車，輾轉至玉泉山、香山取水，既鍛煉身體，又取回淨水，燒飯烹茶，樂在其中，以至有人因此上癮，無山泉不煮飯、不沖茶，儼然山半仙。

遮擋車牌

網上讀到報道說，廣汕公路上不時發現有遮擋車牌的汽車疾駛而過，原因是有些司機喜歡超速，但怕被路上的探頭錄下，成為警方的有力證據，故利用鐵片把部分車牌遮擋，就算被探頭錄到，也無從追究。初時覺得報道不可思議，汽車在路上行駛怎可以遮擋車牌？難道公路上沒有警察巡邏，見到不去處罰，任由這些司機無法無天？

問上海的司機朋友，他們都說，這個在高速公路上遮擋車牌的現象，全國都有，廣汕公路不算特別多。有些司機還索性用迷彩布把車牌包住，掩閉得更徹底。原因是高速公路上很少見警察，因遮擋車牌被罰的機率不高，反而路上超速被探頭錄下的機會高，所以很多司機心存僥倖。

這現象很令我們這些外來者難以理解，沒有道理不在高速公路設巡邏巡視。車行快速，容易發生意外，一旦出事，便要封路，指揮車輛改道，把相反方向行車截停，方便救護車、拖車和清理車輛趕到現場善後，這些安排都需要大量警力，平時沒有交通意外，不正好好利用這些剩餘警力去捉快車和截查違例汽車嗎？

內地的高速公路多的是收費站，如果警方有心執法，大可以在每個收費站布置一兩個警察，檢查來往車輛有否違例，如是否遮擋車牌，有否超載超重，既省警力，也可收阻嚇之效。只要重罰幾次，司機自然會特別檢點，乖乖守法。